

## 【姬屋藏郊】莲花去国三千年（灵魂摆渡AU）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9504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95046>.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 <a href="#">Rape/Non-Con</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a href="#">灵魂摆渡   The Ferryman (TV)</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发x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29 Words: 23,617 Chapters: 1/1

## 【姬屋藏郊】莲花去国三千年（灵魂摆渡AU）

by [fuyan](#)

### Summary

“所以爱究竟是什么？”

“爱就是为心上人无条件付出、牺牲，一心只想让他得到幸福快乐。”

“错！爱是霸占，摧毁和破坏，为得到对方，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令对方伤心，必要时一拍两散，玉石俱焚。”

### Notes

是一个灵魂摆渡AU，涉及一些灵摆的设定，无名早月、长生三七、吏娅青大三角提及，私心修改了九天玄女的结局，有一点怀孕/生子/孕期doi的肉渣渣。

每个人都有无法放弃的执念，为着这执念，我们背弃神明，潜于幽暗的河底。

0.

“求你留下！至少留下再看他最后一眼！”姬旦抱住姬诵跪在地上，仰头向腾在空中的殷郊祈求，怀中的姬诵还是个婴儿，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哇哇大哭。

远处有青龙与黄龙在空中交相腾飞，它们是来迎接太岁神的。

“我发誓！你就这么走了，一定会后悔！”兄长还在病床上悬着最后一口气，姬旦知道自己留不下他，但是他知道殷郊一定会后悔，他旁观者明，将其中利害看得清清楚楚。

殷郊不在乎他言之凿凿的誓言，向自由的高天飞去，曾经爱上君王，他已经付出了足量的

代价。

他不会回头。

1.

殷郊在炼鵙日遇见一位僧人，这僧人好生古怪，说名字乃身外之物，不值一提，因此唤他无名便是。无名告诉殷郊，他最好同自己去一趟黄泉，那些刻意忘记的事情快要破土而出，他得去找孟婆讨一碗汤。

殷郊被这莫名其妙的僧人弄得摸不清头脑，且不提他是神仙，跑去喝什么孟婆汤，单说他一个凡人，能有多少道行，怎么就敢言之凿凿说自己要去黄泉？

但是无名执意要去，冥府中人夺走了他的琴，他等了很久才等到炼鵙日狂风大作，欲乘风进入黄泉。

殷郊颇通音律，听到他要去拿回的是一把琴，顿时来了兴趣，问及是谁抢了他的琴，听到妖魔的名字，殷郊都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

冥王阿茶酷爱琴音，七月半鬼门大开之日她也曾找到正在抚琴的他，殷郊心有戚戚，她是天地间最早的人类，自己神识未开的时候她就成为了冥府的主人，要是她真要对她做什么，是没把握斗得过她的。

但是阿茶只看了一眼他的琴，面有憾色，这把琴不属于他，也不够精妙，他的琴声本该更出色。殷郊不能认同，他这把绿绮琴是司马相如留下的，八表之内很难找到比它更珍贵的乐器了。阿茶笑而不语，等他寻回自己的琴，他会明白的，说着扬长而去，只留下满面惑色的殷郊。

无名说他的琴很古老，老到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制成，又曾经属于谁，重要的是琴中还藏着一缕女子的幽魂，她生前便胆小，遭此横祸，此时恐怕在夜夜悲鸣。

殷郊恍然大悟，珍贵的不是琴，而是无名提及的琴中之魂，若是它没有寄身于琴中，恐怕是太子长琴的乐器，他都不会在意。

殷郊仔细看了一眼无名的装束，确定他穿的是僧袍，而不是自己眼花，问道：藏在琴中的是女子魂魄？可你分明是个僧人……

无名垂下头，微微一笑：“有一个故事，你愿意听么？”

殷郊最终还是和他去了，此时凡间正值多事之秋，烽烟滚滚鲜血横流，他司人间生杀祸福，每天做的事情既千篇一律又让他心神疲惫，好不容易潜寐地下，还要被人挖出来想从他身上割肉，说哇这便是吃一片就能长生不老的太岁。

殷郊很难理解活在乱世的人对于长生的渴求，他做神仙已经腻烦得不行，但凡有个什么新鲜有趣的事他都想上去凑个热闹。

但很快殷郊就要后悔凑这个热闹了，一僧一神进入孟婆庄，名为孟七的孟婆请出阳卷，发现二人卷上无名，马上堪破了他们的身份，殷郊是太岁，孟七不愿意触他的霉头，瞄上了无名，想把他留在这八百里黄泉。

无名割开手掌，匕首插入孟七的妖身，金灿灿的血液在空中弥散开来，将现出妖身的孟七紧紧缠住，腾蛇在空中发出哀嚎。殷郊才意识到无名不是普通的僧人，只有阿罗汉的血才能杀死孟婆，他铁了心要取回自己琴，孟婆阻挡他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是孟七至死也不明白，一入冥府，终身修为化为乌有，他将永世囚禁于冥界，为了一把琴，值得吗？

无名双手合十，眼中泪光闪动：“值得。”

孟婆既死，她熬出的孟婆汤自然也就成了普通的甜汤，无名用勺子在其中搅了几下，深感抱歉，不该这么快将孟七杀死，让他没有东西喝了。

殷郊啜饮了一勺，果然鲜香满口，他并不在意，对于神仙来说，记忆实在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他日复一日过的都是同样的日子，就算是将他现有的记忆全部斩断，或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添上一倍，也没有什么分别。

往前的路殷郊不能陪无名走了，天界与冥界积怨已久，若是惊扰了冥王，恐生事端，无名向前迈的步伐连半刻犹豫也没有，走了一步却又回头，想要见到情人的心情过于急迫，他忘了还有事情要向他嘱托。

他告诉殷郊两件事，第一件事好懂，但第二句话殷郊委实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无名只笑笑，说你迟早会明白的。

殷郊叫了一声无名，他转身走上黄泉路。

2.

从此凡间少了一个叫无名的僧人，冥界少了一个叫孟七的孟婆。

殷郊偶然听见仙人们说，孟七的女儿——三七，替代她母亲成为了新的孟婆，但是她天生少了一窍精魂，生得灰头土脸，全不似她母亲美颜婀娜不说，煮出来的孟婆汤也腥臭难闻，让那些投胎的鬼都不得安生。

殷郊回忆起二百七十年前的炼鹄日，孟七死前确实从桌下扑出来一个小丫头，对着濒死的母亲嚎陶大哭。殷郊心中生出歉疚之情，此事到底因他而起，若不是他好奇黄泉生的是个什么样子，和赵吏一同前来，又在赵吏与孟七斗争时替他拖住了群鬼，这个小姑娘不会成为没有母亲的孤儿。

他再次入了孟婆庄，在那里见到了换了装束的无名，面对殷郊激动的呼唤，他茫然地看过来：你叫我什么？

孟七说得果然不错，生人入黄泉必然有去无还，阿罗汉无名被抽去魂魄，已经成为一具躯壳， he 现在是冥府的灵魂摆渡人，名为赵吏，差吏的吏。

三七还记得他，活蹦乱跳地过来拽他的衣袍，叫他神仙哥哥，说她熬不好孟婆汤，他必须得帮帮忙才好。她一只手拽着殷郊的广袖玉袍，一只手扯着赵吏的玄衣，像是浑然不知这两个人，一个是杀死他母亲的凶手，一个是帮凶，殷郊顿时觉得精窍这东西果然紧要，他神魂完好，恐怕是不能对杀死亲人的凶手这样亲热的——虽然他从有记忆开始就做神仙，除了他自己，没有亲人。

三人一同研究起这恼人的汤：“孟婆汤八泪为引，历久方成，一滴生泪，二钱老泪，三分苦泪，四盏悔泪，五寸相思泪，六盅病中泪，七尺别离泪，还有第八味……”

第八味什么？

三七傻呆呆地摇头，这可不是她不记得，是娘亲也没有告诉她。

这就没办法了，前七味都好说，殷郊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能将它们找齐，但是即使他有通天彻地之能，怎么找一样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殷郊只能留下，一来慢慢和三七一起回忆那第八味是什么，二来防止又有恶鬼喝不下她的孟婆汤大闹地府，捅到冥主阿茶那里她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好在人间的乱世终于过去，殷郊也能多得些闲暇日子，不至于凡间冥界两头着忙。

他很喜欢呆在三七这里，这里只有死人与鬼差，他们不怕犯太岁，更不求长生，赵吏与两个女鬼差孙尚香、花木兰常来常往，几个人在一起吵吵闹闹倒也好玩。殷郊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神仙的生命里除了虚无就是空洞，殷郊时常觉得自己即使明天就死了，也没有那么不舍得。

但是三七对殷郊不喜欢的人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每回来都要缠着他讲述在人间见闻，可是三七不明白，当一个人有着无限的生命时，时间对他而言就失去了意义，凡间那些所谓的美丽事物被称颂，是因为凡人只能享受它们短短几十年，对于与天地同寿的神仙来说，它们黯然无光。殷郊每每想要讲一些人间的声色犬马，等开口时却又觉得了无滋味，三七的情绪就会在这时显而易见地低落下来。

好在虽然人间的美景三七无法亲眼目睹，人间的美食三七无法受用，但人间的手艺人确实巧夺天工，断情日前一天殷郊从人间来到孟婆庄，带来了几盏孔明灯，精致繁复，妙不可言，三七捧着它们爱不释手，在上面写字时都处处留心，生怕弄脏了一星半点。

冥府有阴兵十万，鬼差亦成百上千，在凡间多有挂碍，因此冥王特许他们在断情日放飞孔明灯，在上面写下思念之人的名字，借着黄泉的风将冥界的思念托到人间，殷郊知道三七想在上面写谁的名字。

长生。

那个数年前误入冥府的小孩已经长成了风度翩翩的少年，他是小孩子时三七想吃了他，而现在三七恨他不能吃了自己。

孙尚香在灯上郑重地写下“伯言”二字，盯着它看了很久，回过神来又将它掷于地下，举起酒壶将自己灌的酩酊大醉。

殷郊和赵吏捧着灯笼，都不知道该写点什么，抬头对视一眼，见到彼此空空如也的灯笼纸，都忍俊不禁。但赵吏失了魂魄，笑起来古怪得很，甚至比不上几百年前的炼鸣日入孟婆庄前，提及女鬼时他的微微一笑。

笑过之后，殷郊的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他有些艳羡她们，妖与鬼凡心未泯，而神仙生来六根清净，他还没有像三七一样不管不顾地爱慕着一个人，更没有像孙尚香一样，怨恨着一个人，却又从没有放下过他。

至于赵吏，他不记得了，但是殷郊还替他记着，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帮忙去寻他的琴，再将琴还给琴中的幽魂。

这是无名嘱托他的第一件事。

3.

琴中寄托的女鬼坠入轮回后显然过得不太和乐，找到她时她面如菜色，神情却温柔而清亮，殷郊努力回想在进入黄泉之前无名和他说的故事。

这个故事并没有多么新颖，无非是人间战火纷扰，高僧下山超度世人，却撞上了一个生前客死他乡的女鬼，女鬼怨气极重，不愿入轮回，高僧只得将其寄在随身携带的琴中，传说此琴灵木造就，又由人皇斫成，是养魂的极佳居所，女鬼寄寓其中，一人一鬼交情通意，奏出的曲子直上九霄，引来冥府的主人将它夺走，为了自己的爱人，僧人闯入黄泉，被取走魂魄成为灵魂摆渡人，而重入轮回的女鬼因为破了高僧的大德，世世孑然一身，横祸而死，她的第一世，是一个孤女。

殷郊说完这个故事，有些不忍心，人间苦海难熬，不如随他去修道，他引他上昆仑山，不受这轮回之苦。女子捧着琴沉默无言，再抬起头来时眼中蓄上了泪水：“倘若我上昆仑，我

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见面了？那如果我不去呢？”

殷郊不会说谎，只得诚实作答：“如果不去的话，你和他还有一面之缘。”

但是这一面之后，又是苦海无边了。

孤女抱住瑶琴露出笑容：“我明白了，我会等着他的。”

咄咄怪事，红尘苦厄，她宁可受尽苦难，就为了这一面之缘？

“修道有什么好的呢？神君成为神仙又如何，难道过得很快活么？”她珍而重之地褪下包裹着琴身的布匹：“我不怕受苦，我只怕孑然一身。如今我有等待的人，竟是喜不自胜。”

孤女将琴放置在简陋的桌子上，用手轻缓地拂它，丝弦震颤着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她惊讶道：这——

孤女不知道，殷郊也不知道，自女鬼被丢入轮回，这琴便再也发不出声音，因此冥王阿茶也将它随手丢弃。

殷郊在桌子前坐下，伸手抚上琴弦，他太急于将它带到女子的跟前，方才才发现它居然是一架五弦琴，五弦琴已经绝迹了近两千年，按说他也不会弹，但是在触碰到它的那一刻，熟悉的感觉刺破他的皮肤穿入他的肌理，他鬼使神差地拨动琴弦，清幽的乐声从他的指尖缓缓流泄而出。

有冰冷的锁链攀上他的身体，耳边响起歌声，歌声的主人坐在他的对面，手指越过琴身痴迷地捧住他的脸，那是个年轻英俊的男子，着一件古朴的帝王冕服，伴着他的琴音缓缓而歌：翩翩玄鸟，栖我宫闱。敛翮闲止，音声相闻——

他乖顺地用额头去蹭他的手掌，手中却不知何时多出一柄宝剑，剑上的星文闪动着殿内的烛火，暖色的火光映在那人的瞳孔之中。

然后呢？

突然出现在殷郊头脑中的记忆令他一时间虚软得抚不动丝弦，他分明从来没有碰过五弦琴，为什么却熟悉得像这把琴本就属于他？还有记忆中的人，他是谁？殷郊狂乱地冲出门，左邻右舍被他的琴声吸引到屋外，殷郊将他们拽到屋中去试自己带来的琴，而它只是沉默着，任手指在上面抚摸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直到殷郊的手又重新拨动丝弦。

殷郊汗如雨下，将琴留给孤女，失魂落魄地离开。

孤女倚门叫住他：我想知道我等的人叫什么名字，既然只有一面之缘，我应当第一次见面就叫出他。

赵吏，殷郊想了想，不对，你可以叫他无名。

4.

殷郊不在黄泉的这段时间，三七很是伤情，长生冒着生魂入黄泉的风险来到孟婆庄，并非像他所说，为了小时候的一面之缘，三七当着他的面强颜欢笑，待他离开便一病不起。

殷郊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神，听孙尚香陈述完事情经过，气得拍案而起，声称要将长生抓回孟婆庄赔罪，三七死死扯住他：殷郊，你莫伤了长生。

殷郊恨铁不成钢地给她喂药，长生既然不喜欢她，她放下便是了，何苦将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病床上首如飞蓬的姑娘睁开憔悴的眼睛，三七心中清楚，她不是单单为他伤情，只是这八百里黄泉除了风沙漫天，无花无叶，好不容易出现一个长生香甜至此，却又并不爱

她。人间有万紫千红，他不愿意留在黄泉，三七怪不得他，但是这黄泉实在寂寞，她尝过情爱的甜头，连分毫的苦也吃不下了。

三七虚弱地环顾四周，见赵吏不在，悄悄吐露出她的秘密，她虽少了一缕精窍，但是记忆一点也不曾缺失，赵吏是怎样杀死他的母亲的，她历历在目。

“但是……我一点也不怪他。”三七声如浮云，气若游丝：“我从孟婆的女儿到真正成为孟婆，已经六百年了，六百年间我走过了黄泉每一处地方，这里太寂寞了，她坠入轮回，未必不是解脱。你常说自己做神仙孤独，可我在黄泉做了六百年的妖，只会比你更痛苦。”

她听闻人间山花烂漫，长江大河潮来潮去，更有丝竹绕耳云起雪飞，母亲生前很喜欢一种叫箜篌的乐器，曾有来到孟婆庄的鬼魂带了一架家人为他陪葬的箜篌，这个鬼魂一生富贵无忧，没有眼泪可流，于是为她弹奏了一曲，母亲听得如痴如醉，但是黄泉风沙弥漫，乐器进入这里马上会变得沙哑，母亲就算留下了箜篌也不会听到这样美妙的曲子了。

如今她入了轮回，红尘百色，样样鲜妍，三七羡慕她，母亲自由了，但是她还留在这里，等待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施舍来的一点点温存，而长生不到黄泉，已然是第三十日了。

三七在病榻上伸手去抚摸殷郊的五官，羡慕道，长生说我眼睛生得美，可是我觉得我连你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呢，我若是像你一样美丽，长生必定日日看着我，舍不得离开我了。

殷郊如被当头棒喝，在很久之前，他也曾听过这样的话，说着话的人面上带着惊悚的伤痕，蹲下身亲吻他的眼睛，声音中带着浓浓的心痛：你的眼睛生得这么美，怎么舍得将自己弄瞎呢？

头顶昏暗的天像被利斧劈开，刺目的天光劈头盖脸拥挤而入，殷郊发出垂死一样的呼吸，眼泪如磅礴的大雨一般落下，三七在病中强撑起来，用床头碗盏去接他的眼泪。

他全都想起来了。

5.

“武王之伐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

姬发欣喜若狂地抱住死而复生的殷郊，殷郊亦回以热烈的拥抱，他的脖颈被昆仑的十二金仙修补好，却留下了一道刺目的血痕，结痂的皮肉裸露，看上去惊心动魄，姬发的眼睛落在那道伤疤上时心碎欲绝，流着眼泪亲吻上他的伤痕。殷郊低下头去蹭他的脸。

哭什么？现在他回来啦。

姬发带着布满泪水的面容重重点头，远远望着他们的姜子牙眼中却愁云密布，可是人间的事就像老妇人手中的线团，谁忍心将它理清呢？

殷郊被广成子授予法相与仙器，尽管朝歌军队来势汹汹，却还是在殷郊与阐教众人的助力下节节败退。

直到姬发登上高台，宣告击退商军的西岐不日将进攻朝歌，取代殷寿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台下的面孔如潮水般抬起来，看向坐在姬发身边的殷郊，他仓皇站起身来，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情盯着姬发，旋即推开他伸过来的手跃下高台。

“是我考虑不周，我以为你会愿意。”姬发退去众人，来到他的营帐。

殷郊背对着他望向窗外遥远的东方，那里是他的母国，黄河围绕着景山日夜奔流，殷王武丁兴师扫平荆楚，龙旗十乘，邦畿千里，四方莫不归降。

他突然意识到，和姬发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太快又太好，他快要忘记自断头台被两位师兄带

走，他已经离开家乡这样久了。

他叹了一口气：“姬发，我想家了。”

姬发走过去牵起他的手，他们会一起回到朝歌，但是回去的方式不会是殷郊想要看到的，他不知道该如何向殷郊陈述这个事实。

他回过头，向姬发祈求：“我们一起离开吧。”

他是恨殷寿的，但是他的母亲抛下自己最珍爱的孩子，死在狐妖的发簪下，绝对不是用“失宠”“嫉妒”二字便能简而概之，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母亲愿意为之殒命的成汤基业毁于一旦，他想和姬发一起去往方壶仙山，让叔父成为新的商王，这是他对自己的故国与为国死谏的母亲最好的交代。

姬发走上前抓紧他的手，却向他表露出了难得的沉默。

“你不喜欢海外仙岛？那我们留在西岐也可以，我会奏明叔父，让你成为西伯侯。”

西伯侯，这个在自己记忆中只属于父亲的称呼，如今却即将与自己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姬发只将他的手握得更紧，含着泪摇了摇头：“殷郊，你还不明白。”

殷郊像是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他明白的，昆仑山日居月诸，他以为姬发还和朝歌城里的质子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什么都已经变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和他牵一次手，跟在父王麾下打一次胜仗就很高兴的少年了，他想要掌握天下权柄，成为统御九州的武王，殷郊若是为了故国阻拦他，就只是他要走的路上一个障碍，而非同行者。

殷郊突然想到了往事，小心翼翼问他：“你当初可以为了我扔掉封神榜，是不是因为还没有体会过执掌天下、令行禁止的滋味。”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他并不觉得多么令人稀罕，但天下熙熙攘攘只为“权力”二字的人何其多，姬发也不会例外。殷寿说得对，姬发和他是同一种人，只是自己还没有看清过。

不是的！姬发拦住他想要抬脚离去的身影：“我有不得不做的事情，论私情，我的兄长被殷寿杀死，父亲受牢狱之灾，回到西岐后百病缠身，以致一命归天；若论公利，海内倒悬，哀鸿遍野，我怎能坐视不理？”

“好，那你要是报了仇，你会放弃攻打我的国家吗？”殷郊在他面前立下誓言：“只要你点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会带着殷寿的人头来拜谒你。”

“你杀不死他，闻仲与妲己不会允许你这么做。”

殷郊冷笑出声：“你是在担心我，还是怕我杀死殷寿，你就没有伐纣的借口了？”

姬发的喉头像哽住了一团棉花，殷郊从前从来不对他说这样伤他心的话：“只要你长着眼睛，就该知道孤对你有怎样的感情。”

他是对自己有感情的，但是在对自己产生爱意之前，他就有了成为英雄的梦想，从前他想成为像殷寿一样的英雄，现在父亲不是英雄了，他不仅要成为英雄，还要取代他成为天下的执牛耳者，可他生来就是成汤的子孙，他该回到自己的故国，而非眼见他的故乡被战火席卷。

二人不欢而散，第二日，殷郊策起闪电离开西岐，姬发一路追他奔到黄河岸边，扯住他的缰绳：“你心里其实清楚，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叔父，都不是适合成为君王的人，你们收拾不了殷寿留下的糟污，留在这里吧，镐京会是你的新家。”

殷郊从他的手中夺回缰绳，留在这里，以前朝储君的身份成为他的臣子？他征战四方，整个王国的土地都会传颂姬发的名字，江山风景如画，山间林下的道路纵横交错，但是西岐的新王与朝歌的太子不会走上同一条道路。

姬发夺不回他缰绳，他知道自己留不下他，只能郑重地告诉他：“对于我来说，江山和你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你在朝歌等我，等我一统天下，你会是我的王国唯一的王后。”

火辣辣的鞭子抽上姬发的脸颊，殷郊怒不可遏，催马跃过黄河的滚滚波涛。

望着殷郊远去的飞马，姬发心中酸苦难言，一时感受到了命运的磨人之处，殷郊的死亡催出他对权力的疯狂渴求，但谁能想到，争夺权力的第一把刀，竟然对准的是死而复生的殷郊？

比起丧失人心的商王，西岐的军队在抵御过朝歌进犯后已然装备严整，姜文焕逃出朝歌后趁乱起兵，配合姬发一同进攻殷寿，一时间朝歌城内人心惶惶。

直到通天教主找上了殷郊。

十绝阵，截教最为恶毒的阵法，但正因为他的恶毒，也使它成为杀伤力最强的凶器，为了炼成阵法，需有一背负天命之人成为阵眼，联结这十个凶阵。

殷郊下意识去抚摸自己脖间的伤痕：“我已经不是天命之人了。”

通天教主笑道：“十绝阵有扭转乾坤之能，必然也能召回殿下的红鸾之气，只是贫道担心，殿下会对周军的统帅留有旧情。”

不，他不会，从姬发决心征讨自己的国家，从他由西岐逃回朝歌，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旧情了，殷郊举起手指向眼前的道人发誓：“我愿意成为十绝阵的阵眼，杀死姬发。”

殷郊知道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姬发一定会来，却不知道他会成为红砂阵的破阵人，风沙呼啸着卷住他的身体，封住他的口鼻，姜子牙一张又一张地往他身上拍符咒，却依然于事无补，殷郊站在城墙的高台上看着这一切，心中像是被砸开了一个空洞，带着红砂的风也钻入他的心脏。

姬发在风沙中睁开血红的双眼，紧紧盯住他。

他不能回头，命运让他们相背而行，他们只能至死方休。

6.

但是一个王朝的气数断绝，并不是几个道士能够阻挡的，十绝阵最终还是崩塌了，甚至带走了无数截教的能人异士，殷寿丢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姬发散去了所有法力也无力回天，殷郊走入父王的宫室，看准时机从背后将殷寿一剑穿胸。

殷寿回过头来见到是他，发出疯狂的大笑：“你以为杀了我是在替你母亲报仇？蠢货，你错了，死亡对我来说是痛快，你自己的痛苦才刚刚开始，你慢慢品尝吧！”

殷郊抽出宝剑连滚带爬登上祭天台，它在刚刚建成时殷郊绝对想不到有一天这里烧死的会是自己，他点燃大火，衣袍在狂风中猎猎飞舞，滚滚浓烟中有黑色的鸟儿驭风而来，停滞在他面前现出人身，是个容貌秀丽的女子，看上去和商王宫中的普通女子没有什么分别，但殷郊认出她是九天玄女，殷商王朝的先祖，她曾受天命感应而来，简狄吞下她带来的卵，生下第一代商王，由此繁衍出五百又五十年的巍峨王朝。

不顾烟火将他呛得满眼泪水，他虔诚地跪下，朝歌城破，殷寿与叔父、闻太师都已经死亡，他知道自己支撑不起这个衰颓的王朝，但是他仍然不甘心，只能点燃熊熊烈火，用自己的血肉换取一个微薄的希望。



九天玄女却对他的祈求表现出了出他意料的漠然，商朝气数已尽，此时就算是殷寿亲自来献祭自己，也不能改变一丝半毫，更不必说殷郊一个亡国储君了，女娲抟土造出的第三种人类历史还太短，这世上没有不亡之国，没有不败之家，就算强大如蚩尤，如从前的原人，再如同样悠久的夏，覆灭也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他还太年轻，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九天玄女摇摇头，百无聊赖又飞回西王母的身边，殷郊站在祭天台的大火中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如果成汤江山注定断绝，那么我祈求姬发的国家短折而夭！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玄女在半空中回头，他的衣袍被火星燎起，眼睛被浓烟熏得猩红，不像玉勒雕鞍、锦衣玉食的太子，看起来比街边的普通乞儿都要狼狈，天人们说得对，爱与恨都是一种病毒，凡人们病得不轻，并且他们从来没有好过。玄女怜悯地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去，很快，周军登上祭天台扑灭大火，将他捆起来。

7.

冰冷的酒水被浇上他的后背，殷郊在一片黑暗中觉察出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撕开，滚烫的手指抚上他的脊背，将他烫得一抖。

是姬发，他从红砂阵中活了下来，殷郊心中涌出不可名状的悲伤，十绝阵的破灭令作为阵法联结的他神力衰微，烈烈火焰更是熏瞎了他的双眼，他被带回了镐京关入周王宫中，四肢被玄铁锁链锁住，端的插翅难逃。

他的肢体努力挣扎，却被姬发按住，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兴味：“别动，这样你也少受些苦。”

有尖细的物体刺上他的皮肉，让他的后背一阵阵发热，热量又被尖密的痛楚该过去，殷郊吃痛不过，咬牙问道：“这是什么？”

“一点朱砂。”

殷郊心中了然，新王要享用他的战利品，新王要惩罚他的俘虏，用俘虏曾经伤害他的方式。他几乎要咬碎一口银牙，忍住一声不吭。

在进行完自己的工作之后，姬发将亲吻印上了他的后腰，从刺痛中缓过来的殷郊紧紧闭上双眼，他知道，于他而言的真正痛苦才刚刚开始。

背上的伤口仍然泛着灼热，并随着姬发的亲吻将这种烫热的知觉铺满全身，殷郊用手紧紧攥住锁链，打定主意不发一言，但他们做过太多这种事情了，他没有父亲会做戏，身体被填满的满足根本无法视若无物，他感觉到滚烫的温度又向他的身体更深处蔓延，在他身体的最深处烧出一个口子，姬发执意要破开那个口子，殷郊的躯体剧烈地颤抖，将锁链拽出铮铮的声响，锁链在挣动时发出的声音却像是取悦了他，他在他身上起伏得更加兴奋，动作却是温柔的，无法视物的身体对外界的触碰无比敏感，最终被顶破身体深处的小口在里面被灌入了满满的精液。

精液射进他的身体时，他从窒息般的高潮快感中回过神来，睁开眼睛却见到了姬发的轮廓，而非一片漆黑。

殷郊突然意识到，十绝阵中一别，这竟是他第一次真正看见他。

姬发消瘦了太多，一双眼睛快要凹陷下去，本来长着一个圆圆的下巴，因为骨肉贴附快要瘦成一个尖锐的形状。姬发见殷郊盯着他看，心中升起的满足感甚至胜过欲望发泄出的快乐。他小心地从他身上下来，环抱住他。

“放开我吧。”殷郊被带来镐京后难得这般温声细语：“我被封为太岁神，你强行把我留下，必受灾殃。”

姬发牵引着他的手触碰自己的脸颊与脖颈，姜子牙救活了他的命，但是红砂造成伤痕永远留在了他的躯体上，殷郊手指所及之处尽是粗糙的皮肤与伤痕。

“你想告诉我，这是我欠你的，对吗？”

“不是的。”姬发重新将他抱紧，声音嗡嗡过去：“从前我将你放开，你就要将自己撞向死亡，现在我将你放开，你又要升到天上去，好像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你留下，因此我想在你的身体上也留下一点印记。”

殷郊揽镜自照，他的背后是一只凤凰，西岐的图腾。

殷郊将背转过去，姬发执意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君王的床榻并非安乐之乡，何况他这个身份讳莫如深的人，他将这一点看得清楚明白。

7.

忧思烦闷让他的身体一日日衰弱下去，稍微有油腥气的饭食都能引起他强烈的呕吐，他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孱弱，直到有一天他原本紧实的腹部微微撑起一个弧度，他惶恐地站到镜子面前，那个鼓起的弧度与高大的身体有着诡异的不和谐感。

他生了重病，原来神仙也会生病。殷郊心中这样想。

手指轻轻地触上鼓起的皮肉，他无来由竟感觉到解脱，这病生得古怪，让他米水难进，更时不时陷入昏睡，想来是什么恶症，什么时候种下的病根不必去深究，他只知道这怕是场能要他命的病，他快要死了。

不知道神仙死之后能不能入轮回？如果能便好了，母亲辞世比自己早得多，自己重新投胎到她的肚子里，两个人来世再做母子，否则他一直活在上，某日撞上母亲的转世，他还记得她是自己的亲人，而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母亲，他该多伤心。

他有意不让别人发现他的恶症，特意用松松垮垮的睡袍代替了贴身的常服，遮住了自己微微鼓起的肚子。

姬发再次来时，他难得低声下气，推说自己疲惫，难受君恩。姬发搬来长凳，两个人倚在窗边仰望天上的北斗星，殷郊看着苍茫的穹顶，那里曾是他以为自己最好的去处，如今他有真正的归宿了。

姬发抱住他，不动声色避开了他的肚子。

然而欢好这种事情，推得了一次两次，推不开更多次，在他的恶症发作两余月后，姬发带着欢宴后的酒香推开他的宫门，宫人侍卫们默契地离开，姬发扯住他的丝袍为他解开锁链，然后搂住他，用吻封住他的嘴唇。殷郊暗暗催动神力，却发现半分也施展不出来，果然病来如山倒，连神仙给他的东西都要被剥夺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他的性命一并夺走。

姬发缠绵的吻从嘴唇蔓延开来，渐渐要从他的乳房亲吻到他的肚子，他慌忙将他推开，姬发以为他又要拒绝自己，刚想开口说点什么，殷郊却转过身去，将赤裸的自己跪在了床榻上，姬发又惊又喜，将胸膛贴上他的后背，动情地爱抚他，体质的虚弱带动着意志也变得脆弱不堪，他从姬发温情脉脉的抚摸中竟然感到了熨贴，姬发圈上他同样昂扬的男根，将其中滴出来的体液做润滑，顺畅地埋入他的身体。

他在被侵占的体感中感到了无法自控的兴奋，这具畸形的身体无国无家，不人不鬼，却还在渴望君王的雨露。姬发也察觉出了他和往日不同的情况，对他的征服更加步步紧逼，他被弄出了哭声，哀哀求他慢一些，等到他的动作真的缓了一些，他又觉得难耐，闷闷道：“你还是快点吧。”

姬发笑着扶住他的腰，从背后覆盖住他。

姬发没有像往日云雨过后一样摸他的肚子，而是用手指做发梳梳他的头发，发尾从他的指尖垂下来搔刮他的耳朵，他发出无意的呻吟，抱住他的人理顺他的头发，暧昧地亲吻他的耳垂。他没有躲开他，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这样的时刻不会太长了。

或许是见他神力消散的原因，锁链被撤去了，他凝视自己手腕脚踝的压痕，这是他被君王强行禁锢的证据，宫室中到处都铺了厚厚的地毯，最奇怪的是连镜子都被宫人装走了。但即使没有镜子，殷郊低头也能看见自己的肚子一日日鼓胀起来，像是小时候自己与姬发一同用来玩水的水囊，等到有一日他的皮肉装不住，就会爆破开来，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一日。

唯一的问题是怎么瞒住姬发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的事，好在王朝初立，四方不安，为稳固国土，姬发御驾亲征，他向殷郊告别时，殷郊长长舒了一口气。

他的身体总是陷入长时间的疲倦，在洗浴中险些在浴桶中睡着，姬发回朝看他时他被吓得哆嗦一下，赶紧用布巾挡住了他的身体，姬发毫不在意地隔着布巾抚摸他的肚子，他带着满身的水珠愣愣地站立。

姬发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哑口无言，等待着发落。

姬发专注地摩挲他鼓胀的肚腹，好像里面不是要人命的恶症，而是他的奇珍异宝。殷郊问：“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姬发依然是平静温柔的，半蹲下来拿下他的布巾，轻柔地在肚皮最鼓处印上自己的嘴唇：“我很高兴，我建立的王朝快要有继承人了。”

“……什么？”殷郊没有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低头看见自己凸起的肚子，和姬发垂下的睫毛阴影。

“周国的第一代君王，与太岁神诞下第一个王子，听上去是一段佳话。”

殷郊张着嘴巴，空洞的眼睛看向姬发，又看向生长在他强健的身体上的圆弧，半晌，发出凄厉的嘶吼，姬发被推倒在地，他自己也被溅出的水滑倒。

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又陷入到黑暗中，天地之间存在的只有自己的哀叫声，胃里翻江倒海，这些日子吃得极少的东西随着胃部的蠕动被翻搅出来，他扶住浴桶呕出酸水，喉咙被酸腥的气息填满，姬发从地上翻身将他锁进自己的怀里，但是鼓起的肚子令两人的胸腔即使紧拥也不能贴近，反而令肚子的存在无从遮拦。殷郊伸手去摸自己的肚皮，触到圆润而柔韧的鼓胀，嘶吼声猛地停下，发了疯的拳头像暴雨一样捶打在孕肚上。

姬发制止他的暴行，但他的动作过于疯狂，姬发甚至不能用自己完好的身体对抗一个因有孕而孱弱的仙人，只是人皇与神仙的血脉是强大的，这样的力气施加在上面，除了短暂的疼痛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使它消亡的预兆，拳头和巴掌于是又落在姬发的身上，姬发像感受不到疼痛一样，只紧紧拥住他，直到殷郊发现他宣泄的暴力得不到任何回应，无力地垂下手臂。

“我求你，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他才想起来这个施加给他耻辱的人是唯一能拯救他的人，他跪在地上拽住姬发的手臂，虔诚甚至超过殷商灭亡时乞求九天玄女：“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情，我不应该从抛下你回到朝歌，不应该逼你放弃天下，不应该同意父...殷寿联结成十绝阵让周军伤亡惨重，但是我真的不能要这个孩子，我是男人，是殷商的余孽，我生下你的孩子会让诸臣震悚，给我一帖药，就当他没来过。”

殷郊已经哭得涕泗横流，姬发上一次见到这样狼狈的殷郊还是在朝歌的宗庙，同样的赤身露体，同样引颈就戮：“然后你告诉你的臣子们我死了，找一个地方把我关起来，我向你保

证我以后不会寻死，没有人会知道你还和我在一起，只要你愿意点一点头，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姬发在他疯狂地赌咒发誓时沉静地凝视他，良久苦笑出声，他总是这样，把所有事情都想象得轻而易举，只要他点一点头，他就愿意奔回朝歌砍掉父亲的头颅奉到他的手中，只要他点一点头，他就愿意在掐灭这个孩子的存在之后心甘情愿地与他做一对鱼水夫妻。

他握起殷郊攥住他臂膀的手，用布巾擦干上面的水，又将布顺着身体的线条游走到肢体，还有肚皮，殷郊没有像从前那样反抗，他期期艾艾地盯着姬发，等待着君王对他命运的裁决，但姬发只是抱住他的胳膊试图将他抱起来：“我的王朝需要一个储君，我想要一个与你的血脉，成全我吧，殿下。”

在他还是万人之上的太子时有很多人叫过他殿下，但其中绝对不包括姬发，他从来只叫他的名字，而今他这样唤他的尊称，以叱咤天下的武王的身份，为了留下一个生在男人腹中的畸形胎儿，殷郊只觉得荒谬。

撕心裂肺的哭啸没有停下，姬发用绵软的衣袍将他紧紧裹住，走出宫室时眉骨与下巴带上了青紫的伤痕，他嘱咐宫女照看好殷郊，宫女们战战兢兢应下。

殷郊捧着肚子魂游天外，有人进门时他浑浑噩噩抬起头，见到是平日照顾自己的宫女，疯狂扑过去，冰冷的地板让他跌下床时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他爬行过去拽住宫女的衣裙。

“求你们帮我，帮我逃出去，或者帮我杀掉这个孩子，我什么都愿意给你们。”

繁乱的手像密林里的树杈伸过来扶他，宫女们这才发现，原来这个被囚禁不知多少时日的男人，有了这样一个诡异的肚子。

殷郊哭得凄惨，宫女们见平日不着装饰也照样明丽逼人的前朝天潢贵胄哭得这样狼狈，也心中不忍，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什么也不会做，他愿意将他的一切给他们，可是他除了肚子里露上珠一样的胎儿，便什么也没有了，真正能主宰他们的生死与尊严的，是眼前这个满面泪水的人肚中孩子的父亲。

她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将他扶回床上，移动的过程中他嘴里还拼命向她们哀求，宫女们垂头不敢应答，但殷郊的情绪越来越痴傻，她们只能为他喂下安神汤，他口中喋喋不休，问这是不是打掉小孩子的药，床边的人一叠声说对，殷郊呆呆地任苦涩的药物流进喉咙滑入内脏，在涌动不止的泪水中沉沉睡过去。

8.

“大荒之中有赤树，名曰若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

为贺天下共主登基，昆仑遣人送来这极珍贵的木头，人皇见之喜不自胜，亲自将它斫为五弦琴，送入殷郊的宫室。

宫殿中没有响起乐曲声，因为殷郊抱着琴一条腿迈出高阁的栏槛，若母亲还滞留在黄泉路上，这样好的琴，他应当为母亲弹奏一曲，而非繁弦急管不绝于耳的天下共主。

宫女们吓得尖叫声哭嚎声乱作一团，这些时日殷郊想尽了千方百计来抹杀这个孩子，但是或许是人皇与神仙结合的血脉太坚强，他的肚子竟是纹丝不动，连对母体的损伤都可以忽略不计，宫女们放松了警惕，却不想他选择了这种方式来做出了结。

姬发登上高阁时殷郊已经将身体都迈在了栏杆外，他消瘦了非常多，站在高楼上好像一片叶子从半空中飘下来就能将他砸倒，但是他的肚子已经非常明显了，从衣料下鼓鼓地挺起来，他的四肢与脖子没有锁链牵着，颈间的伤痕触目惊心露出来，但肚子里人皇的血脉成为隐秘的铁锁，将他捆在周王朝的国土上不得登仙。

殷郊闭上双眼，将一切交给寒风。

“殷郊，我不信你会做这种事！”

殷郊茫然地睁开眼睛，他不知道姬发对他的了解已经匮乏到这种程度了，这样的事他想要做很多次了，从宗庙他窥穿父王真面目的夜晚，到朝歌他哭求无果的祭天台，再到姬发一针针刺向他的身体的时候。

“你的母亲不会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姬发的目光像针一样刺过来，“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了，我不怪你，他没有福气做世上最尊贵的小孩，谁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是你杀死了他，若姜王后还在，问起你有没有自己的骨肉，难道你要告诉她，是你亲手杀了她的孙子？”

高阁的风呼呼地刮起他的衣袍，许多年前朝歌也有这样的穿堂风，母亲凝视着他眼下的睫毛阴影，很甜蜜地说：“阿郊以后应该找一个温柔的姑娘，有自己的孩子，性子嘛，最好像她一些。”

殷郊知道母亲嫌他性子鲁莽，在五弦的高低起伏中抬起头来很委屈地看了姜王后一眼。

姜王后笑了，成为一国之母后她很少笑得这样畅快：“不过阿郊也很好，阿郊怎么样都很好。”

但是没有什么柔情似水的姑娘，只有郎心似铁的姬发。

电光火石间，殷郊明白了一个道理，爱情是一种政治，只有一个人能够掌权。

他转过脸，双泪落下来，笑容凄楚：“姬发，你总是会赢……”

殷郊的双腿绵软，摇摇晃晃向外坠，姬发箭步冲上去从腋下抱住他，将他拖回栏杆内的天地，希世的五弦琴翻滚着坠下高楼，在纷乱的杂音后，琴弦与琴身都破裂开来。

两人在地上叠为一处，将自己作为肉垫的姬发气喘吁吁，殷郊面如死灰，双臂还维持着固定的姿势，仿佛还抱着一把琴。

有血涓涓从殷郊的下体涌出，将衣袍沾成一片血红，宫人们的嚎啕声快要传上九霄。

在这一晚，宫中有了一国以来第一位王子，朝臣们为这一喜讯欢欣鼓舞，但对孩子的母亲都默契地避而不谈。

姬发抱着肉团团的婴儿凑过去给殷郊看：“殷郊，他很像你。”殷郊垂着眼睛看襁褓中的婴儿，刚出生的小孩像是还没有长出毛的猫，他有着长而密的睫毛，可媲美乌鸦尾巴上的羽毛，姬发没有说谎，他不知道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但他无比确信，这个小孩很像他，殷郊鬼使神差地伸手将他接过来。

姬发将爱人与孩子一起搂在怀里，轻轻拍他的背：“孤给他起名姬诵。”

威名四海内，天下诵其功。

殷郊失神地点头：“好名字。”早产让他本就衰朽的身体雪上加霜，他虚弱地将姬诵抱紧，眼泪不住从眼角簌簌掉落：“重新将我铐起来吧。”

在姬发开口阻拦前，殷郊止住他的话头：“我如果在宫中进出自如，臣民怎么看我们的孩子？”

姬发心痛地抱住殷郊，殷郊将头靠上他的肩膀：“我想要我的鬼侯剑，我每晚都能梦见殷寿，我害怕了。”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跑的，我现在是他的母亲。”

姬发不住地点头，搂紧了他，殷郊抱着姬诵将脸埋入他坚实的胸膛。他们好像真的是一对如鱼得水的鸳鸯，而非新王与王的禁裔。

9.

玄铁制成的锁链再度被启用，绕上殷郊的躯体，他靠在摇篮边，满头青丝迤迤，时不时拂上地毯，但殷郊丝毫没有注意到，姬诵在摇篮中被他的母亲逗得咯咯直笑，而摇篮边的桌案上，放置着姬发着能工巧匠修补完好的琴。

姬发从背后抱住他，殷郊缠绵地挽住他的手。  
“我们的琴还没有名字，你给它起一个吧。”

就像父母为孩子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予他名字，抚琴的人为一把琴起了名字，才算真正成为了它的主人。

殷郊的手在空中愣住：“我……我还没有想好。”

姬发满足地看像殷郊：“不急，我们还有时间。”

幽幽的琴声从指尖泻出，姬发坐在殷郊的面前，手指越过瑶琴，捧住他的脸，悠然和歌：翩翩玄鸟，栖我宫闱。敛翮闲止，音声相闻——

号令天下的权力，两心相知的爱人，玉雪可爱的孩子，凤毛麟角的宝物，此时都被他牢牢掌握住了。

这是姬发短暂的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下一瞬，闪动着金光的鬼侯剑从琴案中抽出，被注入了持剑人所有的神力，狠狠贯穿君王的胸膛。

猩红的血从姬发的躯体中喷出，将殷郊的脸与衣袍溅上斑斑点点的血迹。姬发张开嘴巴，鲜艳的血流出来，他低头看自己的胸口，似乎在确认插在自己胸口的，是爱人的鬼侯剑：“殷郊……”

殷郊持着鬼侯剑的双手像疯了一样地颤抖，眼泪的涌动更甚于姬发的血：“你不能这样对我，你灭了我的国，我不恨你了，你将我禁锢在这里，我也不怪你，但是姬发…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此时还在人间，我的族人、我父王的旧臣、质子营的兄弟都知道我是你的裔宠。

我若一跃登仙，天上的神仙都知道有他这样一个曾被天子幽囚住的太岁神。

如果我魂归黄泉，我该怎么告诉我的先祖，他们斩伐四国，厥灵濯濯，而与他们血脉相连的子孙，为灭国的仇人生下了继承人？

是你逼我的。

闻声而入的宫女发出刺耳的尖叫，殷郊将剑抽出姬发的身体，滴血的剑尖直直指向围过来的宫人，他虽然被锁链束缚住，但所有人知道他已经抱定了玉石俱焚的决心，只能从殷郊的脚边拖走奄奄一息的姬发。

医人们云集宫中，姬发的伤实在太重，药石无医，他们对姬旦摇摇头，王弟连泪都来不及流，扑到姬发的床前，姬发大睁着的眼睛已经涣散，仍遥遥地望向殷郊的宫殿：你知道我想见谁。

殷郊！还有混乱中还留在殷郊殿中的王子！

姬旦狂奔入殷郊的宫殿，殷郊神力恢复不全，鬼侯剑也难以轻松斩断固若金汤的玄铁锁链，因而姬旦进来时，握在殷郊手中的鬼侯剑已残破不堪，他高悬着这把剑对准摇篮中的婴儿，在逃离这个地方之前，他必须要抹杀这个耻辱的证明，为此他虚与委蛇，直到今日一朝遂愿。

“殷郊！”姬旦在极度的慌乱中冷笑出声：“我以为你恢复神力，最先报复的会是宫中的人，周王的人，结果你的剑，居然要对准自己的孩子？”

他向摇篮中的稚子伸出手臂：“将他给我吧，我会辅佐他成为最仁慈柔善的君王，让这个天下不再危如累卵。”

殷郊擎着剑的手臂垂下来，良久，将剑掷向地面，剑尖插出深深的痕迹。他催动神力，向宫外的天空中飞去。

姬旦抱起姬诵，又冲向宫殿外。

“求你留下！至少留下再看他最后一眼！”姬旦抱住姬诵跪在地上，仰头向腾在空中的殷郊祈求，怀中的姬诵还是个小娃娃，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哇哇大哭。

远处有青龙与黄龙在空中交相腾飞，它们是来迎接太岁神的。

“我发誓！你就这么走了，一定会后悔！”兄长还在病床上提着最后一口气在等他，姬旦知道自己留不下他，但是他知道殷郊一定会后悔，倘若现在活着的是姬发，他也会后悔，他旁观者明，将其中利害看得清楚。

殷郊不在乎他言之凿凿的誓言，向自由的高天飞去，曾经爱上君王，他已经付出了足量的代价。

他不会回头。

10.

崆峒山地处偏僻，少有外人来访，一日浮丘公心血来潮前来拜谒，不想没有见到广成子，却见到了他的徒弟。

浮丘公一愣：子乔？

殷郊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名字，徒劳地露出一个困惑的表情。

来人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神君勿怪，实在是与友人有些相似，老道才出此态。

殷郊摸了摸自己的脸：友人？

贵客点头：其实并没有非常像，只是乍一见轮廓有些相似。

殷郊的心开始突突狂跳，询问他的名字。

姬晋，周武王姬发的后人，受浮丘公点化，骑鹤升天而去。

殷郊像是被当头棒喝，他在崆峒的山洞中一睡就是几百年，那个本不该有的孩子带给他的损伤太重，师父明面上问他背周投殷之罪，实则让他在无人处修养。

殷郊在这七百年中睡了又醒，醒了又继续昏睡过去，直到自己浑浑噩噩地走出山洞，他不愿意下山，宁可留下来做一些洒扫的工作，本以为过去了这么久，前尘往事都与自己毫无瓜葛，直到今天的客人打破了他的安乐天。

他向师父请辞，想下山走走。广成子惊讶于他终于肯迈进一步了，殷郊心中有苦难言。

听说洛邑繁花似锦，他不禁心向往之。

不料来时没有赶上繁华盛开的美景，反而撞上一出闹剧，人流如织的平民围堵住一个中年男子，高声叫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男子被饱以老拳，慌得拿手捂住脑袋。

殷郊忍不住好奇，扯住一个路人询问个中究竟，路人说出前因后果，那被当街拦下围殴的竟是当今周天子，为抵御西边秦国来袭，向百姓借贷组军，却不想落得一场惨败，如今世道艰难，百姓眼见资产打了水漂，焉有不怒之理。

周天子。

殷郊的心像是被一针针刺穿，造化弄人，他拼了命地躲开所有知道自己过往的人，又刻意避开了镐京，不想人间之事风流云转，周王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此时周天子的王权衰微甚至更加狼狈过从前的殷寿。

垂死的周天子拼命挣脱人群，奔向高耸入云的台阁，在回头推紧门的一瞬间与人群中的殷郊对上目光。两人同时如蒙雷击，这个狼狈的男人年龄约在四十岁上下，神情憔悴不堪，脸上甚至带着青紫的痕迹，但殷郊看得分明，他有着一张与自己相差无几的脸，只是他自十六岁被砍头后年貌一直没有变过，而他看上去比自己老上二十几岁。

殷郊还不知道，神仙的血统是很强大的，曾经有一个爱上远古人类的天女，她几千年后的后人还有一张与她别无二致的脸。

殷郊飘入躲债台，虽然他掐了一个隐身诀，姬延还是在他进入门户的一瞬间穿破法术的阻隔看见了他。

“太岁神庇佑！”他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王室衰微，我已走投无路，求神君救我王朝于水火！”

殷郊看着和自己这样相似的一张脸落魄至此，忍不住心中苦笑，并不答他的话，姬延见他沒有表态，揪住他的衣角，惨然道：“自先祖武王开国建业，七百余秋，小子无德无才，无法保住祖上基业，致使王室蒙羞，可怜稚子还在襁褓之中，竟也要与我一同受苦。”

殷郊才注意到这用以逃避债务的高台中还有一个摇篮，他心念一动，凑过去看躺在摇篮中的婴儿。

森森的寒意附上仙人的后背，这个孩子，有着和几百年前的姬诵一模一样的眼睛，哭起来也和他一样催心伤肝，那时他举着一把残损的鬼侯剑想杀死他，他不明白生下他的人正下定了决心要杀他，就像眼前这个孩子不知道自己将迎来残忍的命运。

殷郊将婴儿从摇篮抱出，锦缎中却滑落一枚铜戈，殷郊定睛一看，上面画着两条被似龙飞蛇的神兽缠绕着的一个小人，只是铜器空间有限，因此人物画得不精细，甚至十分滑稽，饶是殷郊此时愁肠百结，仍忍不住好奇道：“这是什么？”

姬延告诉他，这是一块护身符，戈上画的是他们的先祖太岁神，传言佩戴此戈可威慑神鬼，百病不侵。

殷郊持着铜戈露出苦笑：“太岁神怎么会是你们的先祖……”

姬延连忙道：“周公姬旦记载，姬诵乃是武王与太岁神结合的血脉，他怎么会骗我们！如果他不是太岁神的血脉，周公怎么会那样尽心辅佐他，而不是自己登上王位！那时姬诵才是个小孩子，更何况……”



姬延拨开自己散乱的头发，将整张脸露出来：“何况我们生得一模一样！”

殷郊在姬延的哀求声中扯回自己的衣袍，最后看了一眼这张和自己十足相似，却被哀戚之色涂满的脸，腾空离开。姬延在他的身后发出哭啸：“你是我的先祖，你为什么不愿意帮助我！”

他不能，也不会随意篡改凡人的命运，姬延注定要走上他要走的道路，他将被缚往西方的秦国的国都，就像曾经的殷郊一样。然后这世上像殷郊的周王室遗民将越来越少，就像曾经的殷商古朝。

崆峒的山洞再次被神力凝成的结界紧闭，殷郊在山洞中没有再次昏睡过去，姬发与姬诵的身影在他脑中盘旋不去，令他惶惶不可终日，他悲哀地发现，人间已经过去了八百年，他却将前尘旧事记得清清楚楚，即使神仙的记忆会消磨，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过姬发。

直到杨戩一天带来一碗汤，强行破开了他的结界端到他面前，殷郊轻轻嗅了嗅，香气浓郁，直上九幽。

喝了它，然后你会忘记所有的事情。杨戩将汤端到他面前。

殷郊用颤抖的手举起汤碗，沉默良久，汤水混着眼泪滑入肚子，他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直到陷入白茫茫的虚无中，母亲，故国，姬发，姬诵……一一在他脑海中远去。

再度醒来时，他成为了真正的神仙。

11.

滚烫的泪水滴落到三七的碗中，散发出阵阵异香。

神仙的眼泪稀少珍贵，是仅次于孟婆眼泪的，孟婆汤最好的药引。

四盏悔泪，五寸相思泪。还有孟婆的一滴伤心泪。

“孟婆汤，成了。”

殷郊拼命将自己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眼泪却像泉水般汹涌而出。

三七将碗捧到他面前：“你要喝一碗我的孟婆汤吗？”

殷郊猛地抬起碗，就着三七的手吞掉了整碗汤。

但一切都太晚了，太岁神的眼泪当然不能帮助眼泪的主人再一次忘记过去，他的记忆没有半点模糊，而眼泪仍在滚滚流淌。

“殷郊，你……”三七被他吓了一跳。

殷郊抬起袖子狠狠擦掉了眼泪，笑道：“一些前尘罢了。”

对，一些前尘，已经久远到对他而言新生的王朝都已烟消云散，姬发的灵魂已经不知道在凡间进入了多少个轮回，他不会再为这些故纸堆伤神了。

在他起身告辞的一瞬间，孟婆的直觉使三七意识到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以黄泉之主和太岁神的身份相见了，她没有觉得凄楚，对未知的将来她感到满满的兴奋，她亦抬手向殷郊告别。

姜子牙拒绝入封神榜后肉身成圣，手执一根打神鞭维持这人间的秩序。人间这时的秩序说好不好，说坏不坏，但仍有人为非作歹，这日他潜藏在日影处，瞄准了一个奸商，正打算上去给他狠狠一鞭。

眼前却晃过一道颀长身影拦住了他的视线，他抬头去看，来人神情复杂：“尚父。”

殷郊惊惶地反应过来，他还在周王宫中时曾多次这样称呼姜子牙，但显然这个称呼现在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没有周天子，自然也没有姜丞相了。

姜子牙也露出苦笑，已经很久没有人称呼过他一声尚父了，故人重逢，两人身份尴尬，但是仍然坐下闲叙了几句，他们都是活了一千多年的神仙，见过人世太多沧桑变化，以至于聊起人间的事情都觉得了无兴味，只拣了一些天上地下新奇的事说与对方听，殷郊想起三七从前熬的孟婆汤，因为缺了一味孟婆的伤心泪，使得汤腥臭难闻，几百年间不知有多少鬼为了这口孟婆汤大闹黄泉，也不知从前质子营的好友在转世时有没有倒霉，撞上还未开情窍的孟婆。

思及往事，殷郊犹豫多时，拼命像提及一个普通人一样开口：“若是姬发，恐怕也会和孟婆生气。”

“不会的。”姜太公端住酒碗的手微微凝住：“他不会有转世。”

人皇的灵魂乃上天降星所化，每逢乱世则出，完成使命后便不会有再多一次的人生了，否则国土宽广，英杰的转世又都成为英杰，若先自相缠斗起来，将带来多少的天灾与鲜血。

更何况，姬发的灵魂早于长眠之前，就已被红砂阵摧残得已无完体，若非他用符咒和仙丹为他吊着一口气，他早就死在滚滚红砂中，姬发即位后姜子牙兹游四海，想为姬发修补魂魄，却没想到他没有找到修补灵魂的方法，却听到了姬发被一剑穿心的消息。

殷郊的心像被锤子敲空了一块：“那他的灵魂现在在哪里？”

姬发的灵魂现在在哪里？即使是从两千年前活到现在的姜太公也不能回答出。

十绝阵是伤身嗜魂的恶阵，神仙入阵也是有去无回，而姬发却主动提出自己成为红砂阵的破阵人。

“王上万万不可！”那时他听到姬发的请纓，气得差点将胡子吹上天：“王上现在是万金之体，安能轻易涉险！”

姬发清冷的眼睛望过来：“那尚父认为，除了孤以外，还有谁能担此重任。”

姜太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修为深厚的神仙都已被召来，修行尚浅的散仙即使来了也无甚用处，而这破阵之法干系到西岐与朝歌最后的胜败，不能有半分错漏。

他嘴唇嗫嚅着，半晌也说不出多一句话。

“尚父曾同我说，殷郊下昆仑前，曾发下重誓，若背周投殷，愿受犁厄之刑？”

姜子牙微微欠身：“此言不假。”

姬发突然又没头没尾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尚父到如今，寿数也有五百年了吧？修道前的日子，还记得多少呢？”

姜子牙心中一颤，他从如今这个腐朽的王朝还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时他似乎是个不得志的小吏，夫人似乎常嫌弃他位小职低，但是当时的夫人生得怎样的模样，二人是怎么认识的？他在走上修道之路之后有没有再见过她？这些他全都不记得了。

姬发表现出长久的沉默，过了很久，才淡淡地开口：“神仙真是...逍遥自在.....”

自己差一步没能从断头台上救下殷郊，他就成了封神榜上的神仙，等天下太平，他要么乘风而去，要么应誓而死，他身为天下共主，难道对此只能作壁上观？

“我意已决，孤会成为红砂阵的破阵人，给予朝歌最后一击。”

“但是作为交换，孤不允许殷郊应誓而亡。”

“王上！”姜子牙厉声阻止：“殷郊为一己私情酿下大错，即使他不曾发过誓，逆天叛乱，杀害生灵，他照样要死的！”

“这正是我要进入红砂阵的原因。”

殷郊固然有错，可是他怎么忍心责怪他？

椿萱温情，他曾经有过，可是视他如珠似宝的母亲，为了家族清誉、社稷江山，在他的睡梦中引颈就戮，他的父亲，从头至尾没有爱过他。金尊玉贵的地位，他曾经有过，但被生生剥夺，锦衣玉食的太子被剥去服饰，囚首丧面地被绑上刑场断了性命，再次相见时，他成为颈间一道血痕的亡国储君。手足之谊，他也曾经有过，后来一朝树倒根摧，质子营的兄弟们要么魂归黄泉，要么逃之夭夭。鹬蚌情深，他同样有过，但是本该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却为了自己的仇恨与野心，起举国之力攻打他的母国。

他怎么忍心再苛责他？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殷郊在西岐人眼中是助纣为虐的亡国储君，在朝歌人眼中是曾帮助周军的判臣逆党，在昆仑的神仙眼中是不肯回头的逆徒，但那又怎么样呢？姬发有盖世的功业，还有血肉之躯与一身红鸾之气，他的过错姬发会替他承受， he 现在是武王的爱人，而非旧朝的太子。

姜子牙用他以凡人之躯飞升成仙，又放弃修为向君王俯首称臣的垂老双眼看向眼前清丽的周军统帅，坚韧的，智慧的，足智多谋的姬发，将他的执着与失落摊开，他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这样的两个孩子，到底是谁亏欠了谁。

“什么亏欠不亏欠，我与他骨肉枝叶，没有债一说。”

即使他覆了殷郊的国，殷郊想要他的命。

红砂阵的风像刀一样将姬发割得体无完肤，他生生受了百日，一粒粒的仙丹被喂入他的口腔，一张张符咒沾上他的身体，但是依然于事无补，生命正在以流沙般地速度消逝，他于漫天狂风中抬起眼，见到的是城墙上殷郊含泪的眼睛，心中竟然快意无比。

美酒我们一起喝，痛苦我们也一起承受。

自朝歌断头台一别，他们的距离像是被权力与命运撕扯得渐行渐远，人皇不能入轮回，而封神榜上有名的神仙却能与天同寿，与月同辉，他别无他法，只能用自己的心头血灌注入神仙的身体，令融合着二人血脉的王子昭示天下，即使碣石潇湘，他们之间仍有着剪不断的红线，

江山固然风景如画，殷郊与之相比也丝毫不逊色，为了与殷郊一刻钟的快乐，他愿意付出一千日的苦痛。殷郊想要保卫自己的故国，姬发只能任由他去，他为了成汤江山联结十绝阵来对付他，他也不难过，但他想要成神成仙将他抛诸脑后，几百年后提起他的名字时就像提起历史上任何一个君王，他不允许。

他爱自己也好，恨自己也罢，唯独不能容忍他忘记自己，他要让他想起，在神仙无涯的生命中，最爱他的人是自己，他最恨的人是自己，最令他感到耻辱的人也是自己。

于是邪神组起的恶阵被姬发以人皇之身生生破开，一盒掺着姬发心头血的朱砂被送入殷郊的宫室，一只血红的凤凰在殷郊的背上腾飞，一个年幼的王子在殷郊的肚子里生根发芽，一把铮亮的鬼侯剑捅入开国之君的胸口，一碗孟婆汤没能洗去殷郊的前尘。

殷郊觉得自己该笑一笑，努力了半天还是没能挤出一个表情：“这些事情，尚父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姜子牙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恍惚中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睿智的臣子试图阻止君王不理性的行为，想要劝倔强的仙人停留在周王的宫闱，但最终没有开口，亡国之痛怎么会被儿女情长抵消，那把鬼侯剑有几分可能不被刺入姬发的心口？

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即使是姬发建立的王朝，也已经土崩瓦解一千余年的岁月，只有当年留下的神仙还带着逐渐消失的记忆碌碌奔走于天地之间。

“殿下啊。”姜子牙喝醉了，踉踉跄跄走出酒馆，临行时回头告诉他：“红砂阵令他神魂残损，即使你不捅他最后一剑，他也最多不会活过三年。”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姜子牙一扬拂尘，架起祥云离开酒馆，只留下殷郊形单影只坐在桌边，路上行人摩肩接踵，车水马龙流淌不息间，他的身影居然显得那样单薄。

12.

地底黑暗幽深，殷郊现出太岁原身潜行于地下，泥土温柔地包裹上来，像是这两千年中他的孤寂而冰凉的岁月。

周武王的坟墓保留得还算完好，墓室简单，棺木却比普通人的要大得多，殷郊颤抖着手打开棺椁。

两千年过去，里面只剩下一具枯骨，白骨森森地躺在庞大的棺木里，但令殷郊惊讶的是，白骨的主人穿的并不是帝王的冕服，而是一具精美的铠甲，殷商质子营的铠甲，他手中握着残损的鬼侯剑，剑柄上吊着一条莹白的鱼符。白骨的边上，铺着一件素色暗纹的衣袍。

他在朝歌时的铠甲，自己做太子时穿的睡袍，一条银白的鱼符，一把残损的鬼侯剑。曾经无竞维烈，令人闻风丧胆的开国之君，墓室里只有这几样陪葬品。

自己在刚成为质子时，将能随意出入太子宫殿的鱼符送给姬发，他当夜星夜前来，他穿着睡袍坐在床边向他挥手，笑道：“你看，母亲为我做的睡袍！”姬发将他从上到下端详了一遍，笑道：“好看，王后的手到底精巧。”

殷郊拖出一口匣子：“这是母后托人给你的新盔甲。”

姬发听从他的话换上，殷郊抚掌笑道：“这便好了，这才有太子近卫的样子。”

姬发被他夸得挠头，抬起来看他的眼睛却像天边灼灼的星星。

殷郊从怀中掏出一块香料，施法点燃。

“生犀不敢烧，燃之有异香，沾衣带，人能与鬼通。”

他又一次入黄泉时，孟婆庄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七坠入轮回，八百里黄泉只有曼珠沙华摇曳盛开，花朵边站着一个白衣少年。

殷郊因为三七生他的气，不想搭理他，长生也只能无奈，给了他一块珍贵的香料，这块香料可以帮助见到想见的人，他好不容易才求到这么一点，但现在它对自己没有用处了。

殷郊的手固执地不肯从袖子中伸出来：“我并不需要它。”

长生愁云惨淡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那神君敢不敢同我站在獬面前，看一看自己心中的秘密——我并非有意为难神君，只是不想让您做出后悔的事情，像我现在一样。”

殷郊最终接过了那块犀角香。

香块在棺椁的黑暗中开出橙红色的花。

殷郊屏心静气，等待着黑暗中浮现出一个身影，他会穿着朝歌质子营的盔甲，也许会像十六岁时那样，用火一样的眼光热烈地看着他，也许会质问他为什么杀死自己，但无所谓，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墓室仍是一片死寂，除了冰冷的陪葬物，只有一具腐烂的枯骨。

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

殷郊这才如梦初醒地反应过来，他一跃登仙时以为解脱的是自己，但他错了，只有姬发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姬发的弟弟说得对，他会后悔，时间的波浪滔滔，将耻辱、仇恨与不甘一一洗去，留下的只有漫长的孤寂与对爱的疯狂渴求。

他们用爱铸成的刀子将彼此伤得鲜血淋漓，最后竟然谁都不是赢家。

殷郊闭上眼睛，将自己躺倒在雪白如绵的睡袍上。

13.

这个奇怪的人从墙外穿进来时，倚在摇篮边的少妇被吓了一跳，但是她盯着来人绮丽的面容，只一瞬间，旋即兴奋地叫嚷起来：“殷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这是姜王后的转世，但殷郊已然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的轮回了。

距离殷郊找上这一次的转世已经过了许多年，上一次见到她时她还只是个黄发垂髫的小姑娘，天上的时间流逝得太快，等他又一次下凡，小姑娘已经嫁给了自己的青梅竹马，诞下了一个小男孩。

少妇殷勤将婴儿抱起来送到他的怀抱里，他还太稚嫩，殷郊没有多少抱小孩的经验，才出生不久的婴儿嫩生生地卧在殷郊的臂弯中，他的母亲凑上去逗他，引出他咯咯的笑声，她露出很甜蜜的笑容：“这是我的孩子，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生得惹人爱呢。”

殷郊呆呆地将头凑上他的脸庞轻轻贴紧：“我好嫉妒他。”

“什么？”年轻的女人一时不能理解他的意思。

“我好嫉妒他。”殷郊轻轻抽动鼻子：“你这样爱他。”

凡人对神仙知之甚少，她困惑于难道神仙都是天生仙胎，难道在做凡人时没有自己的父母，反而来来艳羡她一个凡人最平凡的亲情。

年轻秀丽的女子望着神仙的侧脸，他年龄不大，看上去甚至比自己还要小一些，但眉梢眼角是藏不住的沧桑疲惫，仿佛在悬崖上矗立了数千年的岁月。

原来神仙这样寂寞。她脑中冒出这样狂妄的想法。

殷郊来得突然，走得也迅速，女子不舍地扯住他的袖子，距离她上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这一离开，不知自己还有没有缘分再见。

被扯住衣袍的殷郊的瞬间，殷郊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那时他还不是神仙，甚至不是太子，为讨得父亲的欢心，他向母亲请辞去往质子营，母亲媲美冰霜的眼睛融化出雪水，她拉住自己的袖子：你这双手，是用来抚琴的。

然后他做了什么？他想起来了，像托起从前母亲的手一样，隔着衣料托起眼前女子的

手：“我要去找一个人，一个让我不必再嫉妒他人的人，等我寻回他，我会回来见你的。”

不止这一世，是生生世世。

女子激动地点头，满头的珠翠在阳光下晃起粼粼的光辉。

她其实已经不是很像姜王后了，殷郊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母亲，凡人在这红尘之中辗转，一碗碗地孟婆汤喝下去，灵魂早已面目全非，但他被珠翠晃晕了眼睛，朦朦胧胧中像是又见到了自己曾经最亲密的人。

殷郊被祥云托起，悠悠荡荡飘到半空，四下望去，惊觉人间已是繁花似锦，而他竟然一直未曾察觉。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安得不速老。

原来美景并非入不得他眼，只是被漫漫的孤寂蒙上了一层死灰。

孟婆说得不错，凡间当真是个美不胜收的好地方。

14.

三界流言纷纷，道崆峒出了一个疯魔的神仙，他固执地想要找回一个灵魂，可是那个灵魂属于曾经的人皇，人皇百年之后的去处对于神仙来说也是一个神秘的处所，而且这个灵魂受红砂阵侵袭，早已残破不堪，哪能让他轻易如愿呢？

但殷郊执意要将他寻回来，然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直到古怪的神仙找上了一个更加古怪的男人。

穿着长衫的赵吏隔着圆桌向殷郊微笑，但他失了魂魄，笑起来古怪得很，甚至比不上几千年前的炼鵑日入孟婆庄前，提及女鬼时他的微微一笑。

殷郊顾不得这些，他阅遍古籍千册，走过山河万里，也没能找到复活姬发的方法，他想起两千年前无名迈入黄泉路时告诉自己的话，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迫不及待地找上了赵吏。

面对殷郊的问题，赵吏的神情像水一样没有丝毫波澜：“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一把出窍的尖刀被置于桌上，推到殷郊面前。

“我需要两块太岁肉。”

销魂刀。

刀一出鞘要么吃掉一个人类的灵魂，要么必须吸食神仙或鬼怪的鲜血，普通的刀兵伤不了太岁神，赵吏做了万全的准备。

殷郊咬咬牙拿过刀，锋利的刃切割开他的身体，暗红色的血液滴落在地板上，销魂刀的威力果然不可小觑，殷郊被钻心的痛苦折磨得面容扭曲。

两块血淋淋的肉被掷在桌上：“给你。”

不顾神体撕裂的痛苦，殷郊追问：“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

赵吏漫不经心掏出手帕擦净白肉上猩红的血液：“姬发说得对，你确实不适合做这天下的君

王。”

殷郊觉察到自己仍在流淌的鲜血因赵吏的话而变得冰冷凝结，他想冲上去扯住赵吏的衣服，再往他的嘴里灌下一整瓶的尸油，人间现在竟然糟糕成这个样子了，把赵吏都带累成这幅模样。但是磅礴的神力从伤口出泻出，让他动弹不得。

赵吏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冷笑：“为了我一句虚无缥缈的承诺，将自己伤成这样，值得吗？”

殷郊喉咙腥甜，“哇”地呕出一口鲜血，他像是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的炼鹄日：“你知不知道，你也被问过这个问题。”

赵吏空洞而冷漠的眼睛终于有了丝微的情绪波动：“我是怎么回答的？”

殷郊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他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你说，值得。”

赵吏沉默无言，将太岁肉搁入匣子，转身离开，他要带着这两片肉去找一个年轻的男人，将盒中的肉换成金子，再用这盒金子换一把拥有着无上智慧的箜篌，在离这里很远的乡村小屋中，有一个他从死人堆中扒出的男人在等待他，这世道神鬼横行，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活得风风光光，他要让他也活下去。

殷郊跌跌撞撞走出厢房，楼下的中堂坐着一个女子，婵娟两鬓，婉转蛾眉，怀中抱着的琵琶将她秀丽的脸庞遮住泰半，她抬眼看见殷郊，向他颌首微笑，殷郊昏昏沉沉，已经不能做出对她礼貌的回应了，他本想告诉她，如果回到家中，不要去追求长生，长生并不好玩，但是每个人都该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他们的代价会有些痛苦，需要耗掉他们长久的离别与等待。

纤纤素手把着黄金捍拨让琴弦细细震颤，缠绵凄婉的歌声从婉琴口中飘荡而出：

“情若连环终不解，无端招引傍人怪，好事多磨成又败。愿得五湖明月在，权宁耐，终须还了鸳鸯债。”

游丝飞絮般的歌声中，殷郊失去了意识。

15.

神体的破损令他陷入昏沉的睡眠，这一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若说长，它在神仙几千年的生命中不过沧海一粟，但若说短，百年之内这片沧桑的国土上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硝烟滚滚而来又消散而去，天人奉命来到凡间除害，却被一个凡人滞留在下界，鬼差赵吏也因此身死魂销。

殷郊于混沌中被强行唤醒，眼前出现的是他死也没有想过会再见的人。九天玄女，他的先祖，他曾苦苦哀求却被漠然视之的先祖，殷郊下意识地要躲她远远的，他还是有点记仇。

“帮我重塑赵吏的肉身，我告诉你怎么找回姬发的魂魄。”

殷郊离去的动作戛然而止。

他百年前割下的两块太岁肉被一对倒霉的夫妻分食了一块，剩下的那块进入了夏冬青的肚子，离体时间太长的太岁肉当然没有长生的能力，却意外令服用者的肉有了别的用处。

“会很痛，你受得住吗？”殷郊在动手之前再次问了一句。

夏冬青将手摁上自己的心脏，那里沉睡着一个时不时会苏醒的魂魄，殷郊会用他的肉为赵吏再塑出一个肉身，再用慕容的鬼丹慢慢加以滋养，然后他会得到一个完整的赵吏。

夏冬青神情怅惘：“我的眼睛和名字都是他的，等他回来，我得一并还给他。”

灵魂和新铸的肉体融合需要很长时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冬青能做的只能是将自己关于三人之间混乱的情丝理清。

玄女问殷郊要不要拿走早月，这一世的女鬼已然入了轮回，赵吏虽说是它的主人，但是这把琴既然是姬发斫成的，虽说一代代流传下来，又由穆王作为礼物献给了西王母，最后兜兜转转又落到了无名的手中，但说到底，他才是他的第一任主人。

时隔多年，殷郊再一次抚上早月的丝弦：“不必了。”

早月的名字不是他起的，因此这把琴从来没有属于过他，赵吏还要用这把琴找到来世的夏冬春，他可不能夺人所爱，这是他对无名的承诺。

至于玄女对他的承诺。

她从豪姬的泰山府君祭祀仪式中得到了启示，人皇的魂魄在死后会回归泰山之下，而想要得到泰山府君手中的灵魂，则需要一个神仙的灵魂作为祭品交换。

一个神仙的灵魂。殷郊的心陷入无边的酸楚中，他好不容易知道了应该怎样找回姬发，差一步他们又要生生错过了。

“你露出这个表情干什么。”九天玄女莫名其妙，她拍了拍自己，气定神闲地告诉他：“我会用我的魂魄，来帮你换回周武王的魂魄。”

至于找到了魂魄，怎么塑造肉身，又怎么将残破的灵魂养好，殷郊可以去问问吃下他的肉的夫妻，他们很有经验，甚至还可以去问慕容冲，杀死自己的爱人又执着于将他复活，慕容的经验未必比他少。九天玄女笑得很促狭。

那怎么能一样！殷郊被玄女说得脸红，不知道活得比他长了多少万年的祖先，也学会调侃人了。

可是代价是什么呢？殷郊还是战战兢兢，三千年前面对他的哭求，九天玄女冷漠以对，而现在她居然主动来帮助自己，她想要的东西，自己可能舍了自己的仙体也给不起。

九天玄女隔着窗户遥远地凝望屋内夏冬青的背影，赵吏死后他们很少再提及他父母的死，但是玄女知道他们之间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疤从来没有愈合：“你是司人间祸福的太岁神，我要你答应我，他的转世，必须幸福快乐。”

夏冬青被女妖杀死过一次，即使遵照契约送走九十九个灵魂，新长出的灵魂也注定不会康健，他的夭折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他这两世，一世战火纷飞身首异处，一世因为自己的残忍，家破人亡，苦海熬煎，她愿意用自己的魂体来换取他来世的平安喜乐，换取他放下自己的怨恨。她是无上尊贵的九天玄女，泰山府君困不住她太久，能幽囚住她的只有自己对情人的歉疚。

玄女的话脱口而出的那一霎那，殷郊思索了两千年的事情，在那一刻无师自通。

冥历两千七百四十二劫，瓯濯年的炼鸣，无名在进入黄泉前告诉他：

“有一件事情，你现在还没有想起来，等到你想做的时候，会付出长久的等待，但是你必须耐心，终有一日，你会等到的。”

他说的不假，等待下去，等待时间的长河将他心中的仇怨与耻辱洗刷，等待鬼差与天女取回自己的灵魂与羽衣，双双挣脱天界与冥界的束缚，等到自己目空一切的先祖也有自己的软肋。



然后他与姬发会重逢。

“魂兮来归！去君之恒幹，何为兮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玄女披着她乌黑的羽衣跃入泰山无边的幽壑，而祭坛上的鬼侯剑发出幽幽的光芒，光芒慢慢升起，在空中汇集成一个高大的影子。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千年，这位戎马一生，英年早逝的君王，在经过丧兄之悲，丧父之苦，催心之痛，又在泰山下的幽冥潜寐了三千年的岁月，于曾沾满他鲜血的鬼侯剑中重新睁开了自己疲倦的双眼。

灵魂的残损令他将生前的记忆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目光仍本能地望向殷郊，他张开三千年不曾发出声音的嘴唇，声音沙哑疲倦：“我是不是...见过你.....”

殷郊说不出话，只能拼命点头，眼泪决堤而出，可惜三七已然故去，否则一定会用盞接住，再熬一锅香甜的孟婆汤。

当然，他当然见过他，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历尽百劫千难，才来到这里，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他知道，从此山高水长，自己不会再是孤独一人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